

《裂镜》的精神分析解读

王 喆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外语系,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在其短篇小说《裂镜》中,美国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展现了中年女性罗萨琳·奥图尔太太的生存现实,其流动心理成为波特所聚焦的主题之一。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结合对《裂镜》文本的个案研究,着重探索波特短篇小说中女性病态的深层精神特征。罗萨琳精神焦虑的诱因及其多种释放方式皆可从精神分析理论中寻得合理的解释。同时,运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解析罗萨琳的梦境,梦中虚幻的死亡即是精神焦虑的映射。罗萨琳是弗洛伊德元素的综合体,即是神经病症候的典型患者。

关键词:罗萨琳;精神分析;焦虑;压抑;梦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2-0074-05

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 20 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曾被文学评论家艾伦·泰特(Allen Tate)称颂为当时美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1]25}。波特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目共睹,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评价道:“波特的许多故事在现代小说中是无法被超越的,其中的一些更是无可比拟的。”^{[1]53}波特以独特的视角及精湛的写作技巧展示了人物复杂流动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众多美国评论家认为‘有关心理的问题’才是她作品的主要特色”^{[2]4}。

对波特作品研究颇有见解的评论家达琳·哈博·安如(Darlene Harbour Unrue)曾著有专门性论文,凯瑟琳·安·波特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Katherine Anne Porter and Sigmund Freud),论证波特在整个文学生涯中所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较大影响。波特认定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荒诞无稽,如阉割情结。且对于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观、男权中心论,波特也持有明确的否定态度,她批判精神分析的领袖为“现代文明的邪恶三巨头之一”^{[1]80}。尽管存在某些分歧,但却有诸多证据表明思想前卫的女作家已于上世纪 20 年代通读精神分析领域的经典作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此后,波特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对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抽象概

念、术语加以艺术化、批判性的实验升华。这点读者可以从波特短篇小说中的梦境主题(如《灰白马,灰白骑手》),她对心理象征物的持久偏爱(如《开花的紫荆树》)及其娴熟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如《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等方面逐一管窥。

《裂镜》(“The Cracked Looking-Glass” 1932)被收录在波特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紫荆树及其他故事》,“就任何标准来说,《裂镜》是接近完美的”^{[1]27}。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波特用细腻的笔触向其读者呈现了爱尔兰移民奥图尔夫夫妇的婚姻困境,探讨了两性关系这一永恒话题。作为一名女作家,波特对罗萨琳·奥图尔太太流动心理的把握细致入微。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解读女主人公罗萨琳的复杂心理及性格特征,探究造成她精神焦虑的病理根源,阐述她为抗拒焦虑而建立的消极防御机制。依据精神分析学的释梦技巧,解析罗萨琳梦境中反复呈现的死亡情结。波特与精神分析学说有着多元化的联系,她的短篇小说《裂镜》折射出丰富的弗洛伊德元素,其女主人公可被诊断为神经症人格的典型悲剧代表。

一、焦虑的诱因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人格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又译伊底)、“自我”、“超我”。本我是个人欲望的集

收稿日期:2010-06-08

作者简介:王喆(1983-),女,安徽淮南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1-3-2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328.1348.025.html>

中体现,崇尚快乐原则。自我尊重现实,遵循现实原则。然而,“当自我被迫承认自己的弱点时,它会突然爆发出焦虑:面临外部世界时表现为现实焦虑……面临本我激情的力量时表现为精神焦虑。”^{[3]158}而超我则体现社会道德规范,根据伦理标准行事。弗洛伊德强调本我的决定作用,“为本我的运作提供能量的是‘本能(instinct)’”^{[3]141}。在无数的本能、欲望中,爱的欲望,即性本能处于核心地位。性欲的内驱力被称作“里比多”,它“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4]247}。早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就明确阐述:被阻碍的正常性欲和病态的焦虑间有直接的联系。

在短篇小说《裂镜》中,女主人公罗萨琳焦虑的根本诱因即是她被长久压抑的性本能。罗萨琳与丈夫丹尼斯的年龄差距竟达三十余岁,在丹尼斯的眼中,相恋之初的女友是“一位肤色红润的高挑女孩,一位获奖的舞者”^{[5]106},是青春活力的象征。新婚蜜月期间,他便发现了罗萨琳强大性本能的欲动。丹尼斯哀叹自己无法满足体魄健康的年轻妻子的正常性需求,他心怀愧疚,认为只有“那些身强体壮的男孩才值得拥有她”^{[5]107}。婚后,罗萨琳的勃勃生机与丹尼斯的老态龙钟形成了鲜明对比。罗萨琳热衷于各类聚会,打扮入时;而无力的丈夫却步履蹒跚,等待他的只有风烛残年。充满旺盛情欲之火的中年主妇深谙自己焦虑的根源:“丈夫日渐衰老的事实令她心碎”^{[5]108}。令罗萨琳痴迷的是那个款款中年绅士丹尼斯,而绝非为目前需要她精心侍奉的这个虚弱小老头。对于名存实亡的婚姻,古稀之年的丹尼斯无可奈何。尽管清楚妻子需要的伴侣应是某位年轻力壮的男子汉,他无法扭转年轮的进程。

对罗萨琳而言,灾难接踵而至。她与丹尼斯唯一的孩子也不幸夭折,婚姻的裂缝愈加凸显。罗萨琳极力压抑自己的性本能,她无法调整本我中熊熊燃烧的里比多力量,只能依赖在农场整日劳作以减轻欲火的煎熬。罗萨琳在潜意识里渴望炽热的性爱,她曾赠给丈夫一只刻有威武雄狮的硕大烟斗,暗示自己对丈夫重振男子雄风的渴求。而在现实中,罗萨琳只能抱怨:“这不是生活,根本不是。像丹尼斯这样年龄的男人无法给任何一个女人提供安慰”^{[5]107}。

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夜晚,罗萨琳独自思索着自己的婚姻出路:“一旦你许下了诺言,就不能去想别的事情了,等待你的只有各种不幸的婚姻……比如当一个年轻女孩嫁给了一个老翁,即便这个老翁很富有,她注定会在某些方面感到失望”^{[5]113}。这句话正是

罗萨琳本人焦虑心理的真实写照,她在“某些方面的失望”即是她在正常性表达方面的受挫。因为从精神分析理论角度来看,“性欲缺乏了,焦虑之感乃代之而起”^{[4]323}。罗萨琳与生俱来的里比多能量无法寻得正常、健康的宣泄口,夫妻间巨大的年龄差距使与性本能相关的活动游离于正常婚姻之外。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人类而言,有关性的冲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旦“人们若没有满足自己里比多的可能,就容易患神经病”^{[4]274}。而敏感前卫的波特也极力赞同这一说法,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做出了相应体现。“波特对女性性欲的描写是《裂镜》一文的显著特色”^{[2]5}。罗萨琳的性压抑程度,最终致使她精神瘫痪。

在《裂镜》中,如果说无性无爱的婚姻是引起罗萨琳焦虑的根本原因,那么陌生的现实环境则造成她更深地沦陷到压抑的深渊中。虽然现在与丈夫定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农场,但罗萨琳却是位地道的爱尔兰移民。文化地域上的显著差异使得罗萨琳在无趣生活之余找不到合适的倾述对象与消遣活动,她在潜意识里抑郁地自言自语:“在这儿没有生活可言,我再也不会待下去了”^{[5]120}。罗萨琳对目前的文化环境失望至极,她希望“他们从来没见过康涅狄格。在这里,除了俄国、波兰和意大利移民,几乎没人可以陪她说话。那些虔诚的新教徒也好不了哪去。”^{[5]107}罗萨琳鄙视这些外来移民,厌恶他们古怪的方言。在称呼其美国邻居时,这位爱尔兰女移民竟使用了略带轻蔑色彩的“当地人”(the natives)一词。罗萨琳感觉自己已被异类文明的威胁所吞噬,像她这样“正派体面的人在家中是得不到安全感的。”^{[5]115}

罗萨琳在心理上对异类文化无从适从,她恪守爱尔兰民族文化,却无法在真正意义实现落叶归根。《裂镜》展现了其女主人公“因被放逐而渴望理解关爱,渴望交流的状态”^{[2]25}。这种放逐既有夫妻感情的淡漠,同样也包括文化上的离散。昔日里活力四射的爱尔兰舞者如今却只能在萧瑟的美国乡村农场忍受孤独。在某种程度上,罗萨琳在婚姻与文化生活中遭受了双重创伤,即性本能与陌生文化环境的压抑。她莫名其妙地憎恨周围一切事物,其神经病症候已初露端倪。

二、焦虑的释放

异常焦虑的中年主妇罗萨琳被放逐于精神世界的无底黑洞,被极度压抑的强大本我力量及各种原始冲动蓄势待发。在丈夫的眼中,她总是喋喋不休;而农场邻居们则认为她不守妇道,是“一个十足的大怪人”^{[5]131}。罗萨

琳看似畸形的诸多行为及在某些场合所呈现的轻度精神分裂症状,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罗萨琳的本我遵循唯乐原则,其中的原始情欲终究要寻得释放,为此她不得不扭曲现实,在潜意识里履行心理防御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移情与投射。在《裂镜》中,罗萨琳的移情行为首先体现为她对于除丈夫之外的几位异性对象的变态感情投入。对婚姻彻底绝望的中年主妇通过不自觉地游走于几位潜在的性对象之间,从而扭曲地投射着自身积存已久的里比多力量。凯文是之前寄宿于奥图尔夫妇家的一位年轻爱尔兰画家。女房东罗萨琳与凯文年龄差距较小,两人又是同乡,遂在日后形成了暧昧关系。一年多以来,他们如同亲密无间的恋人,异常默契。在躁动不安的罗萨琳眼中,凯文是情人、兄长、儿子的多重化身,她在精神层面对凯文产生了美好的爱情追求。与凯文的独处时光使得罗萨琳精神舒畅。罗萨琳竭力侍候讨好凯文,她无法容忍自己隐秘恋人的颠沛流离。在看到凯文女友照片的那一刻,罗萨琳顿感自己仿佛“被雷劈了一般”^{[5]108},她像热恋中的少女般争锋吃醋。

在凯文离开后的五年中,罗萨琳日夜挂念,对他遗留在家的画作爱护有加。罗萨琳等待着年轻画家的回心转意,她吐露着自己的心声:“凯文爱她,她也同样爱着凯文”^{[5]129}。而对于妻子的精神出轨,丹尼斯也有所觉察,他警告罗萨琳:“他(凯文)不值得再提……永远不要再说起他”^{[5]115}。通过向凯文的移情行为及里比多力量的投射,中年丧子的罗萨琳寻得了爱情、亲情、母性的替代物。年轻有为的凯文是治疗罗萨琳焦虑心理的一剂良药。在了解凯文永远背叛自己的事实后,罗萨琳痛彻心扉,“她打算和整个世界隔离,不再与他人交流。”^{[5]129}

随着想象中的恋人的离去,罗萨琳先前的焦虑感又日渐浮现,此刻的她急于寻找其他异性对象借以投射自己的性冲动。农场上的美国邻居盖伊·理查兹男人味十足,他亲昵地称呼罗萨琳为萝西,且两人年龄相仿,皆热衷于寻欢作乐。罗萨琳鄙夷理查兹的粗鲁,实际上却在潜意识里期盼与其进行深度的情欲交流,她热切地向理查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甚至频繁幻想得到这位刚强健壮的美国男性的温存抚摸。对于寂寞难耐的中年主妇,未婚的壮年男子理查兹有着诱人的危险,她被压抑的性本能再次得到了片刻的快感和满足。对妻子的移情别恋,丹尼斯婉转表达着自己的忧

虑:“当男人年轻时,他喜欢玩乐”^{[5]116}。而后在波士顿的旅途中,长相酷似凯文的年轻男孩休·沙利文唤起了罗萨琳内心蛰伏的性力。她盛情邀请沙利文前往自己农场家中长期做客,欲使其成为凯文的替身。流浪少年极具性挑逗意味的答复直击罗萨琳的隐秘要害:“有一次我在都柏林就遇到了这种危险,那儿发生了可怕的争吵!那个女的就和现在的你差不多,而她丈夫却一直透过墙上的裂缝偷窥。”^{[5]128}根据以往经历,沙利文含沙射影,认定此刻孤身游荡的罗萨琳是“一位处于性饥渴状态下的中年荡妇”^{[2]29}。表面盛怒的罗萨琳完全沉浸在性欲中无法自拔,她内心并不记恨诽谤,相反,她甚至得意洋洋,狂妄猜测“沙利文极有可能与她做爱”^{[5]129}。

罗萨琳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释放着自己本我中多余的里比多力量,按本能行事。当彭德尔顿先生上门推销时,中年主妇笑脸相迎,却把自己丈夫挡在厨房门外。在推销过程中,彭德尔顿先生对罗萨琳的美貌大加夸赞,并多次讽刺暗示丹尼斯的性无能。对于推销员的这种调情行为,罗萨琳并不避讳,甚至在丈夫面前竭力褒奖彭德尔顿先生,“这真是个不错的顾家好男人”^{[5]119}。而此刻,在门外偷听的一家之主丹尼斯已是满腹牢骚,他认为妻子当前的行为过于滥情,“就好像她已经是个快乐的寡妇了”^{[5]119}。

通过对异性的移情及其里比多的投射,罗萨琳一时发泄了焦虑与压抑,享受了所谓的“爱情”与欲望满足。“里比多虽附着于某种对象之上,而且表现一种想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但也可丢掉这些对象而以自我本身为代替”^{[4]334}。当个人撤回外部世界的客体里比多,集中分配于对自我的关注时,便形成了自我里比多,也称自恋(narcissism)。多种自恋行为同是罗萨琳心理防御机制的反应。罗萨琳自我里比多的应用在《裂镜》文本中呈现为两种形式:照镜子与跳舞。罗萨琳的自恋情结挥之不去,她夸张地照着家里的一面裂镜,欲找回逝去的青春。在目送凯文离去后,罗萨琳的对象里比多无处安放,她只好向自我里比多的运作求援,“她从厨房窗户旁的方形镜子里看着自己”^{[5]109}。看似平常的照镜子行为实为罗萨琳释放其强大里比多的另一渠道,她视家中的裂镜为魔镜,希望在其映像中确立真实的自我。在赶走理查兹后,罗萨琳再次在裂镜中自我陶醉,然而,这面裂镜子却混淆着现实与幻想,令她无法辨识自己的混乱心智。“她取下镜子想看看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但镜子上那道波纹照的她双眼鼓起,脸就好似手上的掌纹,模糊不清,她甚至不能从裂缝中分清

自己的鼻子和嘴巴……”^{[5]117} 自恋的罗萨琳对于镜像中分裂的自我恐惧万分,她的精神裂痕得以清晰映射。

罗萨琳里比多能量的燃烧只能转而倒退于自我,其自恋情结的另一种表现即为她对跳舞的痴醉。年轻时的罗萨琳是众人眼中所崇拜的舞蹈明星,而后又因跳舞与丹尼斯结缘。人到中年,跳舞仍是罗萨琳获取自我满足感的最佳方式,是她“性能量的升华”^{[1]44}。唯有在旋转舞步中,罗萨琳才能体味到属于胜利者的兴奋感觉,转移着她在现实婚姻中日益积攒的性本能。在结婚纪念日当晚,她一度邀请丈夫共舞,倾泻其长久压抑的情欲。罗萨琳追忆着少女时代的美好:“我们经常花整整一天时间为跳舞做准备,洗好头发再卷发。然后穿上裙子弄些装饰。我们想着编造故事对男孩们说,笑声足以杀死他们”。^{[5]111} 然而如今,罗萨琳风华已逝,她“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活中,而并非是活泼、强劲的舞蹈”^{[2]29}。罗萨琳过于依赖消极的渠道转移其里比多力量,她无力从根源上排解精神危机,情欲无法实现本质上的升华。

三、梦境中的死亡

“简单与复杂的梦,不管是愿望被满足的梦,还是充满焦虑的梦,始终贯穿于波特的小说中”^{[1]82},而短篇小说《裂镜》中的女主人公恰被波特实验性地塑造成了一位爱做梦的人。弗洛伊德创立了有关梦的理论学说,梦境一直是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谈及梦的成因时,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的冲动乃是梦的真正的创造者,梦的形成所需要的心理能力都赖此供给。”^[6] 罗萨琳的种种梦境是她潜意识中焦虑的压缩与移置,是她抑郁情绪的视像。“梦可为欲望的满足,也可为欲望满足的反面,如焦虑或惩罚”^{[4]73}。罗萨琳的焦虑屡次蔓延至她的梦境中,她扭曲地对生存现实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自己梦幻世界的内容。死亡意识变为了罗萨琳欲望满足的反面,也是其焦虑漫溢的梦境的主要加工材料。

在《裂镜》中,罗萨琳曾“郑重地宣布:‘我的梦从来都不会背叛我’”^{[5]121}。如罗萨琳所言,她梦中真实与虚幻的死亡场景即是其精神焦虑的忠实再现。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除性本能外,生命内在的本能还包括死亡本能,是任何生命历程所必不可缺的一种本能。“罗萨琳的梦境是她埋葬自己的方式”^{[1]45},被禁止的混乱的死亡意识在她的睡梦中乘虚而入。在故事开篇,罗萨琳便述说着梦中心爱的宠物,比利猫的意外死亡。她梦见比利猫的午夜求救:“我被困在一个并不是为了抓我而设的

陷阱里了……一切都结束了”^{[5]104}。在这个焦虑的梦中,比利猫误入的这处陷阱正是中年主妇婚姻泥潭的最佳伪装,生活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一日,罗萨琳从噩梦中惊醒,她在扭曲的梦中听到已故半年之久的曾祖父的怒斥,正是因为自己的疏忽照料导致了亲人的过早离世。梦醒后的罗萨琳烦躁不安,次日清早便去做祷告以求赎罪。

中年主妇潜意识里堆积的抑郁压缩于其伪装的梦境中。罗萨琳频繁地梦见亲友的死亡场景,千里之外,当年爱尔兰舞伴的“头部受到猛击,死在一条沟渠里”^{[5]112};而后某夜,年轻画家凯文的坟墓又离奇地浮现于她的睡梦里。精神分裂的罗萨琳甚至变态地多次构想自己举枪向邻居理查兹射击的场景。白天罗萨琳隐念中的焦虑频繁呈现于其夜晚的梦境或是白日梦中。一天清晨,她惊恐地向丈夫谈起梦中妹妹的病危挣扎:“我昨晚做了个梦,梦到我妹妹霍诺拉病死在床上,正在喊我。”^{[5]120} 霍诺拉是罗萨琳少女时代的亲密伙伴,在某种程度上即可断定“梦中霍诺拉的病亡也暗示着罗萨琳青春的死亡”^{[1]45}。梦醒时分的罗萨琳不禁对自己的生存现实大声悲叹:“人生如梦……它只不过是一场梦”^{[5]132}。中年主妇在混乱梦境中对肉体死亡的畸形沉迷,加剧了她的精神分裂进程。罗萨琳梦中的一系列惊悚梦境绝非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她无意识愿望,即死亡欲望的客观化。

四、结语

波特把她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成功植入了她大量的文学实验中,在她的多部短篇小说里都可找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波特透过纷繁的精神生活表象,以属于精神分析学家的冷峻眼光观察其笔下女性人物的精神黑洞,把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从临床精神病患者创新性地扩大到小说中的虚拟个体^[7]。在波特的创作理论视野中,表层的主观人物刻画与内部的客观精神世界构成了有机和谐的整体,突显其短篇小说的独特张力。依托精神分析理论,波特赋予她的女性人物描写以无可否认的弗洛伊德之特征,丰富了她的创作技巧。

短篇小说《裂镜》即是文学家波特接受弗洛伊德思想的有力证据。波特对女主人公罗萨琳的形象塑造达到了艺术效果与心理描写的平衡统一,她创造性借用了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研究材料,如里比多被正常满足的重要性,心理防御机制的外在表现,并较为娴熟地对其中的梦境场景进行了巧妙编排。伴随着焦虑的大举袭来,罗萨琳人格上的裂缝已无法缝合,她无力修复

婚姻上的裂纹。婚姻现实与文化环境中的过分压抑致使罗萨琳逃向自我陶醉,并屈服于梦幻生活中的怪诞虚无,白天中无法倾泻的焦虑与婚姻挫败感为罗萨琳睡眠中的死亡叠加场景提供了消极的精神动力。等待异国中年女性下半生的将是无法避免的精神解体悲剧。贯穿于全文中的心理象征物,裂镜的意象即是罗萨琳心理的扭曲镜像,亦是其激情之火消解的暗示物。

难言的心灵痛楚与情感背叛造就了罗萨琳的畸形生存状态,中年女性的心理危机可以被定义为精神分析学说所提及的神经症候病例,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罗萨琳偏离常轨的心理历程是其缺失、压抑的性欲在某种程度上的映射;其各种自我防御机制,如自恋情结都是自我应对焦虑的非理性形式。作为一位心理探索专家,波特对其女病人罗萨琳深层心理的诠释展露可谓是淋漓尽致,《裂镜》中的中年主妇“如同其他每位女性一样,她的神经症与挫败感可被轻易辨识,而且是能够说得通的。”^{[2]30}从精神分析角度审视,《裂镜》可被视为当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又一经典代表,“刻有属于波

特作品的一切印记”^{[1]138};对罗萨琳不健全的人格动力机制的精神解析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波特读者对其女性人物的角色评判及心理解读。

参考文献:

- [1] Unrue Darlene Harbour.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G.K. Hall, 1997.
- [2] Vanashre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Katherine Anne Porter's Fiction [M].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91.
- [3]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5] Porter Katherine Anne.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 New York: Harcourt, 1972.
- [6]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论[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2.
- [7] 田悦芳. 巴金小说女性书写话语的性别分析[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4): 64-67.

责任编辑: 梁雁

A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acked Looking-Glass*

WANG Z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acked Looking-Glass*, American female writer Katherine Anne Porter depicts the bleak marital reality of middle-aged Irish immigrant Mrs. Rosaleen O'Toole. In this short story, the fluid deep psychology of Rosaleen is one of Porter's writing theme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Rosaleen's deep psychology. With the help of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the incentives for Rosaleen's anxiety and various releasing means can be easily dissected and scientifically explained. Rosaleen's recurring nightmares are exactly the projection of her daily anxiety. Undeniably, Porter's female character Rosaleen can be diagnos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Freudian neurotic.

Key words: Rosaleen; psychoanalysis; anxiety; repression; dreams